

实用性乡村风貌规划：编制方法与实践探索

栾峰 裴祖璇 曹晟 忻晟熙 张引 范佳慧¹

【摘要】：我国乡村面临城市化、西洋化和破碎化等问题的挑战，风貌连片管控需求日益凸显。通过梳理乡村风貌内涵与现有研究和规划方法，以景观特征评估为基础结构，从视觉入手统合抽象分析与在场感知，结合国内乡村风貌规划工作实际，提出涵盖“区域—地域—视域”三大认知层次，以“分层认知—研判抉择—分类施策”为核心思路的“三层次五阶段”工作法，具体包含“把握区域应有风貌—辨识地域特色风貌—构建主要点线系统—确定重要风貌单元—明确风貌导引策略”5个核心步骤。以3个不同地区的实践案例展示了该编制框架的适用性。

【关键词】：乡村风貌 实用性村庄规划 规划方法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3363 (2022) 03-0065-07

1 概述

从“美丽乡村”到“乡村振兴”，乡村人居环境在持续的“三农”政策扶持下显著改善，也由此激发了城乡居民的游憩需求。大量村庄被重构为兼具城乡消费服务的多功能复合空间，乡村风貌也由此面临诸多挑战。近年来，国家明确提出要加强风貌整体管控，集中连片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乡村风貌成为各地“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中的重要内容^[1]。

针对现有规划方法，本文从乡村风貌内涵入手，梳理相关研究与实践中的问题，从实用性出发，以景观特征评估（landscape character assessment, LCA）为基础，探索性提出了便于实操且适应我国乡村实际的风貌规划编制方法。该方法以视觉为抓手整合了客观案头分析和主观在场研判，并衔接了特征解析与设计管控。最后以3个实践案例简述了应用效果。

2 乡村风貌内涵及其规划方法评析

乡村风貌的物质内涵极为丰富。“风貌”一词源于中国，通常“风”指风土、风物等地方性文化景观，“貌”指这些景观在空间上的集体表达^[2]。古义而言，“乡”指野域，“村”为聚落，因而“乡村”既包含连绵聚落也包括广袤大地，具有先天的多层次性^[3]。由此，乡村风貌要素同时包含聚落及其周边的自然与人文要素，如山川格局、沟渠水利等^[4]。同时，乡村风貌又是对人与自然多空间层次交互关系所塑造的景观历史演化过程的“复刻”^[5]，因而其多元要素在组合分布上存在间断性和多样性，使得其特征存在地域差异性^[6]。

风貌还是人类主观感知的建构。环境意象乃是观察者与环境之间双向交互的产物，因而风貌在本体上是人类对客观物质环境产生的意识反映^[7]，是融合了经验与现象的日常性感知^[8]。然而，风貌研究中常出现割裂客观环境和日常感知的问题：前者因追求科学实在性而着重阐释物质变化，排斥人为主体的日常性；后者侧重捕捉感知体验，甚至走向唯我论而阻碍理性共识的建

¹**作者简介：**栾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上海市城市更新及其空间优化技术重点实验室创新经济与城乡空间分中心主任，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乡村规划与建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luanfeng@tongji.edu.cn；裴祖璇，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曹晟，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师；忻晟熙，伦敦大学巴特莱特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xinshengxi@outlook.com；张引，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师；范佳慧，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村镇社区空间规划设计与决策关键技术”（项目编号：2019YFD1100802）

构,使得适用性丧失^[9]。弥合二者鸿沟对促进风貌规划实用性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乡村风貌的内涵复杂,其相关规划成果虽日趋丰富,但理论方法仍显滞后。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深化,在有限周期和资源约束下,乡村风貌研究与规划编制的脱钩问题愈发显化,实用性规划方法仍待探索。本文梳理近年来的相关风貌研究和项目,发现现有方法可分为村落主体类与连片村落类两大类型。前者常见于示范村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等项目中,往往聚焦村内建成环境,而忽视与周边环境及历史的关系,易造成“孤岛式”保护^[10]、符号化的风貌移植(如盲目墙面彩绘)和为保护建筑而破坏整体风貌等问题^[11]。后者涉及多个村落及相连地域,天然包含了大地肌理等地域风貌,因而多强调风貌分类分区施策,多学科交叉现象突出,人文地理学多以“文化基因”等社会性视角分析人地关系^[12],而景观生态学则关注大尺度风貌格局的演变^[13]。主流规划实践则借鉴多学科技术,常采用各类多因子分析方法。然而现有方法多存在成果复杂抽象的问题而脱离“人的尺度”或规划实际,出现整体分析和具体设计脱节的现象。近年兴起的全域旅游规划则往往过分侧重产业发展、景点营造和路径连接,覆盖面和导控工作受限。近年来,LCA被逐步引入国内,其以风貌特征为抓手将日常性的在场研判(situated analysis)融入抽象性的客观分析^[14],但面临数据匮乏和指导性弱等现实问题。

3 实用性乡村风貌规划编制的核心思路

实用性村庄规划与西方实用主义规划(pragmatic planning)思潮^[15]有着类似主张,主要共识为厘清“谁用”的问题,进而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做到落地实用^[16]。从《欧洲景观公约》等国内外经验看,风貌规划主要服务于发展管控和设计引导,以及本地村民和下乡休憩的市民。前者要求管控要素明确、弹性适度且具可操作性;后者则在生活游憩中感知和回溯集体记忆,或满足地域文化印象和猎奇心理^[17]。

结合先前分析可归纳发现,乡村风貌规划的主要实用性挑战存在于对象认知和分析研判环节。在对象认知上,要求在不同空间层次上科学界定规划对象,并完成风貌分区分类,为管控和设计工作打下形式基础。在分析研判上,又需要规划将抽象形式与日常感知高效统合,从而在最终策略中对不同层次的风貌问题分别提出多用户导向的标准化和针对性的策略。已有部分学科方法涉及这些环节,并提出以风貌的形态^[18,19]和功能^[20]等为抓手,但其层次性与统合性较弱,在实践中易造成主次不分的平行用力,可谓是实用性乡村风貌规划编制的痛点。

由此,提出“分层认知—研判抉择—分类施策”的核心工作逻辑,将视觉作为统合风貌感知的日常性与规划的抽象形式的有力抓手,以完善多层次的风貌特征和要素解析工作,并将视觉改良作为案头分析和在场研判的重要依据和导向,进而为实用性分类施策提供综合性支撑。这也呼应了Cozen^[21]和陈淑君^[22]在风貌本体认知中对视觉感知的重要性的呼吁。在实际规划中,视觉化导引不仅是专家与基层用户(如工匠、村民、基层非专业领导)的缝合点^[23],也是对“图像式”原始风貌认知的回归^[24]。当然,回归视觉并不意味着围绕个人感知开展后结构规划转型而忽视建构视角下风貌认知评判的共识性。事实上,除“实有”风貌外,还应认识到社会文化和历史地理对日常性感知的规范性塑造所产生的“应有”风貌。这种塑造不仅源于湖区“应有”碧波荡漾和山区“应有”巍峨群山等自然科学认识,还来自于文化观念的影响,如传统山水画的“三远”认知对国人美学观念的影响等。近年的“乡愁”概念亦呼唤传统文化对乡村风貌的规范性价值^[25],而“应有”风貌的社会规范性及其衍生出的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对于加强规划研判的共识性和合理性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基于抽象到具象的视觉逻辑,本文提出在“区域—地域—视域”3个纵向层面开展工作(表2),并从实用性视角做出如下界定:(1)区域层面上,可以在1:10万及以上尺度,借助遥感、航片等工具并结合史志等文献资料,把握“应有”风貌,即凝练对象所在区域的规范性风貌特征(丘陵、湿地、山地等),并初判标志点(landmark)和景观节点(node)等特色风貌资源点位,为编制指引方向;(2)地域层面上,认知尺度可在1:5000—1:50000间,以适配县乡级规划的常用尺度,可依据高分影像地图、总体规划现状图等易得资料,结合现场调研,开展要素层面的分析,凝练当地“实有”风貌的特征分区,并普查特色资源点位,进而研究如何将上述点位串联成重要游憩线路网络(path-network)等策略性内容;(3)视域层面上,认知尺度可在1:2000或更小,在场研判资源点位以选定最合适的观景点(viewpoint)并确定视阈边界(boundary),从而划定管控性的风貌单元,并分

析单元中的节点和标志性要素，明确风貌管控和设计的重点，制定规划策略。该层次也是日常感知和抽象分析以及具体设计和整体分析的核心交互界面。

4 实用性乡村风貌规划编制的工作路径

基于上述实用性讨论及 LCA 等方法框架，提出贯通 3 个层面的以视觉导向为抓手的整合不同工作方法的“混合扫描”型规划工作框架，形成“把握区域应有风貌—辨识地域特色风貌—构建主要点线系统—确定重要风貌单元—明确风貌导引策略”5 个主要工作阶段（图 1）。

其一，把握区域应有风貌。在“区域”层面展开，结合图像信息分析、部门访谈和史志文献了解地方规划愿景以及遗产、典故等信息，从而把握须凸显的“应有”风貌特征，并初步研判景观节点（如重要景区等），为后续工作明确重点和方向。

其二，辨识地域特色风貌。在“地域”层面展开，结合案头和田野工作，凝练“实有”地域风貌特征，整理勘验各类特色风貌资源点位。利用叠图分析大致得到风貌特征区，而后沿路在场研判并对多元用户进行调查，修正分区，描述特征。同时，多渠道捕捉用户“打卡”热点，以图表梳理景观节点和标志点，明确资源点位，并探究低可达性点位的可行途径。

其三，构建主要点线系统。主要在“地域”层面展开，结合案头和田野反复验证，勾画风貌游憩和展示的网络，以及观景点和最佳视角。该阶段工作可遵循 4 项原则：(1)充分展现“应有”风貌，突出特色风貌资源点位，并由此明确各特征区的观景点；(2)注重轻介入和轻投入，保护自然风貌，减少高成本人工景观，避免干道穿田和图案化农田等影响生产生活的建设；(3)坚持目标导向，深刻理解项目背景和地方愿景，提炼风貌规划的主题（如山水生态、红色文化等），在妥善协调“应有”风貌的基础上，对主题相关的风貌着重进行评价和强化；(4)游憩线路应凸显风貌的典型性和差异性，充分利用现有道路串联观景点，预留休憩设施空间，保障沿线通行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其四，确定重要风貌单元。在地域和视域同时展开，明确管控空间和典型问题。亲临观景点，确定目力所及的真实视野范围以作为单元边界，明确单元内风貌特征、要素与现状问题，完成“分区一点线一单元”的体系建构。进而统一辨识标准，确定各特征区及其单元的风貌导引目标和策略导向。

其五，明确风貌导引策略。针对各层次风貌问题，基于风貌特征，制定具体的系统性规划策略。策略应以地方可行性为基础原则，针对部分核心点位或单元可根据需求编制示意性整治设计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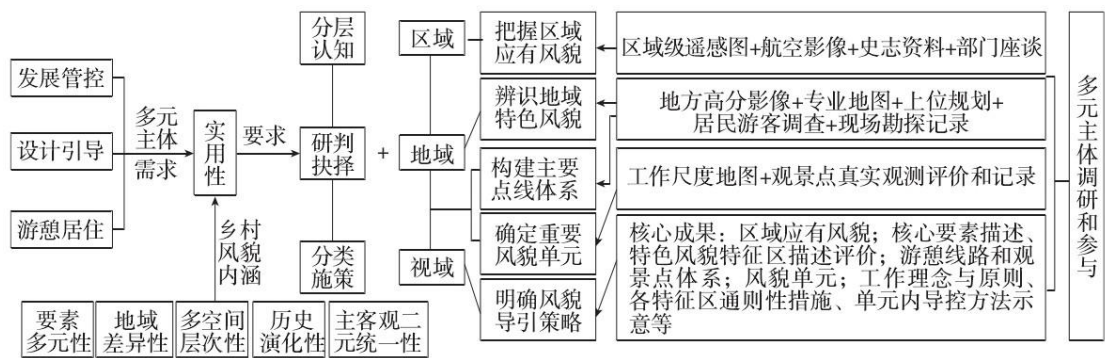


图 1 实用性乡村风貌规划编制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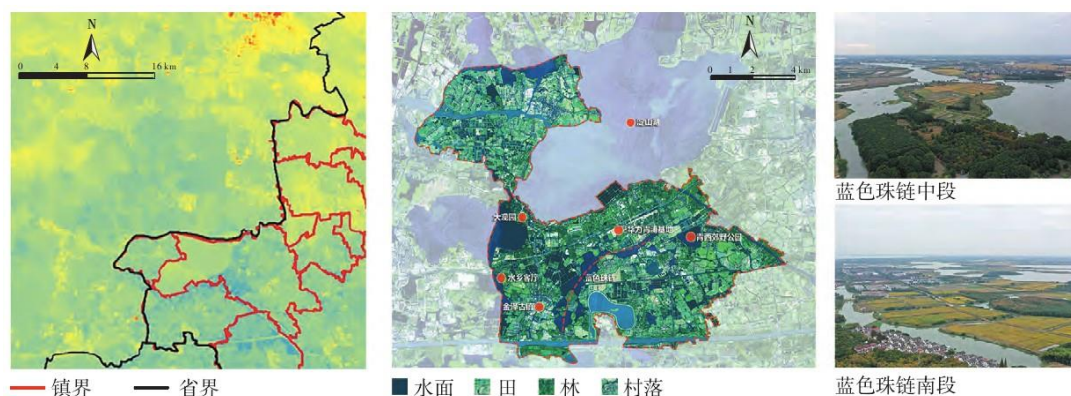


图 2 乡村“应有”风貌及特色风貌分析

注：左图为揭示湿地特征的区域遥感图、中图为影像图叠合初判景观节点、右图为部分景观节点照片。

5 案例应用及评析

结合近年来的实践，选取上海青浦金泽镇、江苏常州郑陆镇、山西长治壶关县 3 个案例中的部分内容，论述实用性风貌规划编制方法的适用性。

5.1 上海青浦金泽镇案例

上海青浦区金泽镇位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水乡客厅”区域，是东太湖湿地核心区，并将植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结合文献，确定其“应有”风貌为江南水乡湿地及大都市创新产业发展区，并初判了部分景观节点（图 2）。

结合叠图分析和实地踏勘，在突显“应有”风貌的基础上，从相似性出发按照水、田、林等主要要素组合及创新产业发展要求，划定了临湖区、湖荡区、水产区、创新区等 6 类风貌特征区，以及大莲湖等 7 个景观节点和 15 个重要标志点，进而综合考虑金泽总规对水网的“蓝色珠链”设计，兼顾主要公路沿线风貌整治工作，重点强化了基于村道的慢行游线及水上游线布局，串联所有风貌特征区、景观节点和标志点，明确最佳观景点 28 个（图 3）。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首先制定风貌特征区层面的要素导控原则，构建“提升策略工具箱”为下层次的整治设计等工作提供指引，而后以图示方式展现该原则的整治效果，便于基层工作者理解。针对重要风貌单元，明确其要素、特色、主要标志点和单元边界等内容，总结现状问题并提供示意性导引方案或设计方案（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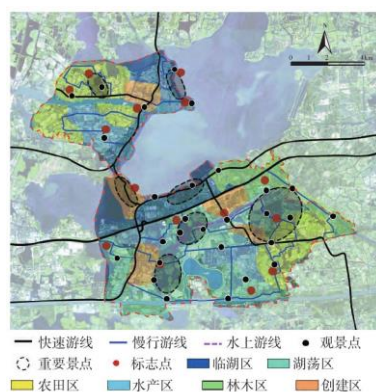


图 3 上海金泽镇风貌特征区、标志点与景观节点、观景点与游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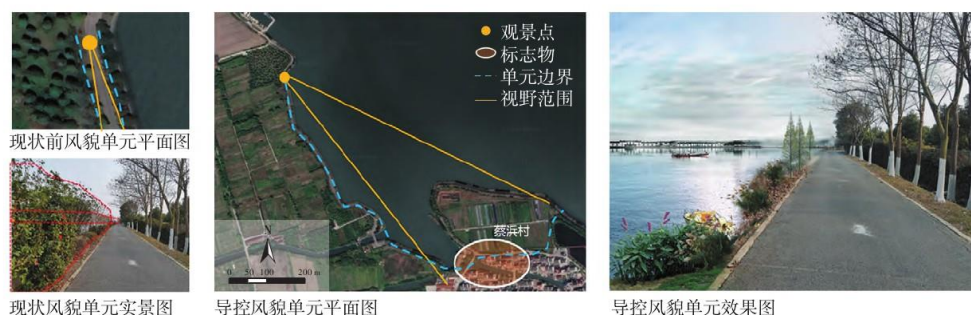


图 4 风貌单元整治示意

注：此单元位于眺望蔡浜村的滨湖段，现状灌木遮蔽湖面。图示抽稀部分灌木以构成远眺蔡浜村的开阔湖面景观。

5.2 江苏常州郑陆镇案例

郑陆与金泽同属江南水乡，但其地形地貌更为丰富，并保留有千年遗迹和历史传说。对此，除提炼出水乡、湿地和低丘 3 个“应有”风貌特色外，还初步整理出从新石器时代至宋代的多个入文性景观节点（图 5）。

郑陆镇建设蔓延和风貌破碎化问题较为严重。因此，按照地形和功能两个维度，着重提取了湿地、山体、果林、古迹遗址等特色并划分出舜山区、历史风貌区、连绵镇村区等 7 个风貌特征区，进而确定了 12 个景观节点和 5 个标志点。在结合主要干道梳理风貌界面的同时，基于郑陆休闲旅游开发严重滞后的现状，从特征多样性和游憩舒适性入手，避开机动车道而依托密集村道规划了慢行系统及主要水上巴士游线，进而沿线勘察确定 17 个最佳观景点（图 6）。

随后，按风貌特征提出整治原则。图 7 为某风貌单元整治策略。左图基于观景点现场勘查指出了单元的边界要素及高层建筑造成风貌破坏问题，中图结合土地用途可行性及视觉分析提出增加乔木种植的整治策略及点位，右图为风貌破坏特征及整治策略的模拟情况。

5.3 山西长治壶关县案例

结合影像图分析，壶关地处太行山至长治盆地边缘的过度地带，地形复杂、历史悠久。因此，同样抓住自然与入文两条主线，确定峡谷丘陵和古村史迹为“应有”风貌，并在此基础上叠图初判重要资源点位（图 8）。

结合地形地貌、农业景观和建筑特色等多重因素分析，最终划定了盆地城郊、旱地农田、浅山农田、山岭景观、山林古村、峡谷景观 6 大风貌类型区，以及 17 个重要景观节点和 7 个重要标志点（图 9）。进而结合山区形态和财政实际状况，依托现有公路确定两级风貌游线，通过沿线勘探及其技术方法，明确重要观景点并提出风貌单元划定等策略建议。



图5 江苏郑陆镇乡村“应有”特色及特色风貌初步分析

注：左图为影像图叠合初判景点、右上为区域影像图，右下为大片养殖水面及远处舜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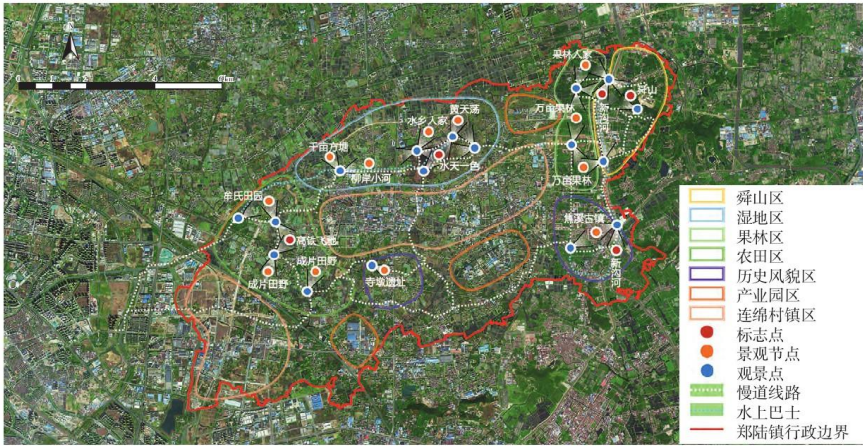


图6 风貌特征区、标志点与景观节点、观景点与游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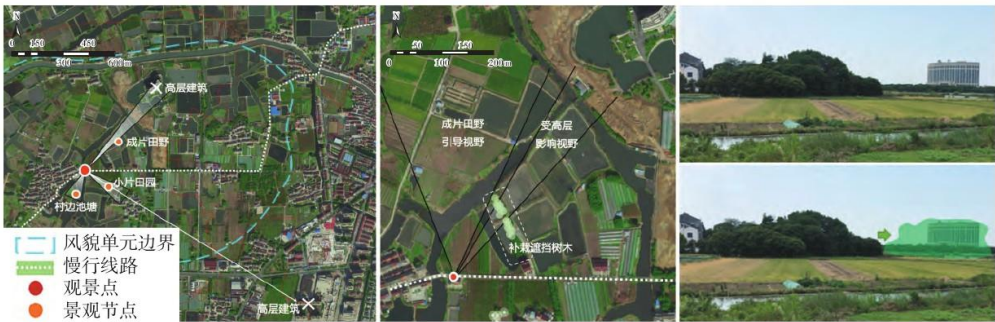


图7 风貌单元整治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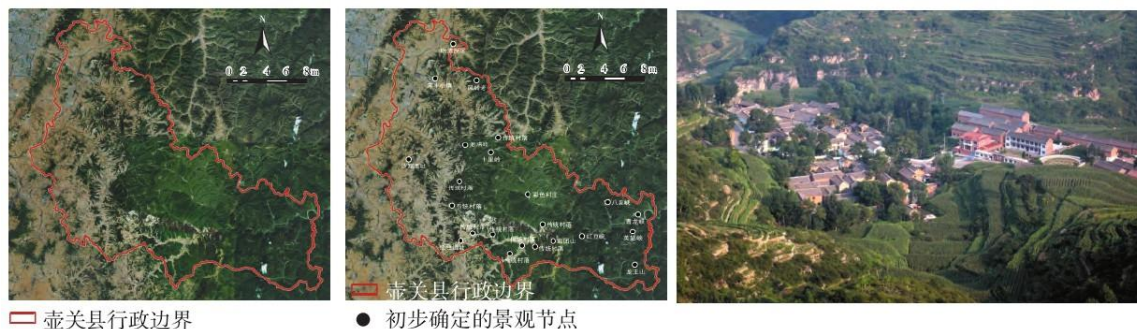


图 8 山西长治壶关县“应有”风貌及特色风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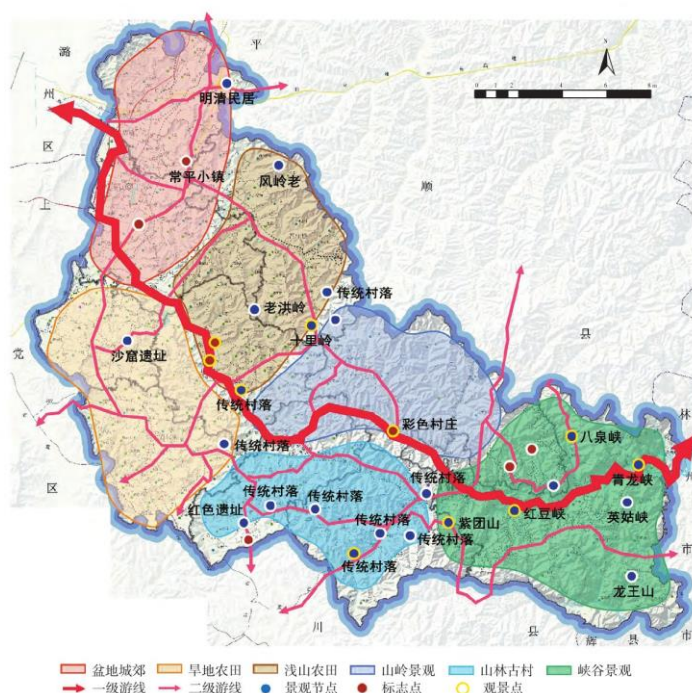


图 9 山西长治壶关县风貌特征区、标志点与景观节点、观景点与游线

6 结语

通过不同地区和空间尺度的 3 个案例应用，本文在理论分析构建的基础上，展现了实用性乡村风貌规划编制技术方法的适用性。总体上，该方法包含“区域—地域—视域”3 个空间层次，以视觉感知为抓手融合案头分析和在场研判，统合“实有”与“应有”风貌的特征分析与判识。按照“分层认知—研判抉择—分类施策”核心思路，该框架划分了“把握区域应有风貌—辨识地域特色风貌—构建主要点线体系—确定重要风貌单元—明确风貌导引策略”5 个主要工作阶段，从而根据任务要求和地方实际，梳理不同空间层次的乡村风貌特征及核心要素，最后提出有针对性的规划策略。该方法既兼顾了规划的系统性和风貌的层次性及差异性内涵，又结合设计管控等实际需求，避免了成果复杂抽象和平行用力等问题。在策略制定上，则可以在确保底线控制的基础上，保持工作投入和规划策略实施的可支撑弹性，制定量力而行的应对策略。

然而，该方法亦有部分局限。首先，主观判识的导入，要求编制者不仅具有较高专业素养，而且能有效推动多元主体互动，

从而准确提炼“应有”风貌并促成“共识”形成,避免重大遗漏或偏差。其次,弹性框架本身就具有双刃剑特征,在确定保护的底线和制定行动的策略过程中,如何保持平衡并实现绩效最优,值得更深层次的探讨。

参考文献:

- [1]孙莹,张尚武.我国乡村规划研究评述与展望[J].城市规划学刊,2017(4):74-80.
- [2]杨华文,蔡晓丰.城市风貌的系统构成与规划内容[J].城市规划学刊,2006(2):59-62.
- [3]宁志中.中国乡村地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
- [4]董衡苹.生态型地区村庄景观风貌塑造规划研究:以崇明区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19(S1):89-95.
- [5]CORBOZ A.The land as palimpsest[J].Diogenes,1983,31(121):12-34.
- [6]杨亚妮.我国乡村建设实践的价值反思与路径优化[J].城市规划学刊,2021(4):112-118.
- [7]LYNCH K.The Image of the city[M].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64.
- [8]LEFEBVRE,H.The production of space[M].Blackwell Publishing,1991.
- [9]袁青,于婷婷,王翼飞.二战后西方乡村景观风貌的研究脉络与启示[J].城市规划学刊,2017(4):90-96.
- [10]段进,殷铭,陶岸君,等.“在地性”保护:特色村镇保护与改造的认知转向、实施路径和制度建议[J].城市规划学刊,2021(2):25-32.
- [11]张立,王丽娟,李仁熙.中国乡村风貌的困境、成因和保护策略探讨:基于若干田野调查的思考[J].国际城市规划,2019,34(5):59-68.
- [12]林琳,田嘉铄,钟志平,等.文化景观基因视角下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以黔东南土家族村落为例[J].热带地理,2018,38(3):413-423.
- [13]谢雨婷,NOLF C.长三角大都市区文化景观特征评估[J].中国园林,2020,36(12):73-78.
- [14]汪伦,张斌.景观特征评估:LCA体系与HLC体系比较研究与启示[J].风景园林,2018.
- [15]HOCH C J.Pragmatism,planning,and power[J].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1984,4(2):86-95.
- [16]张京祥,张尚武,段德罡,等.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J].城市规划,2020,44(3):74-83.
- [17]鲁可荣,曹斐浩.乡村传统民俗文化的集体记忆重构及价值传承:以妙源村“立春祭”为例[J].浙江学刊,2020(2):225-231.

-
- [18]鲍梓婷,周剑云.当代乡村景观衰退的现象、动因及应对策略[J].城市规划,38(10):75-83,2014.
- [19]肖笃宁,钟林生.景观分类与评价的生态原则[J].应用生态学报,1998,9(2):217-221.
- [20]VOS W,WEEKES H.Trends in European cultural landscape development:perspective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1999,46(1-3):3-14.
- [21]CONZEN M.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landscape[M].London:Routledge,1990.
- [22]陈淑君.乡村视觉景观及其规划研究[D].浙江大学,2010.
- [23]杨俊宴,潘奕巍,史北祥.基于眺望评价模型的城市整体景观形象研究:以香港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13(5):106-112.
- [24]姚亦锋.探索构建乡村“画意”审美空间[J].城市规划,2019,43(11):120-127.
- [25]王敏,侯晓晖,汪洁琼.生态-审美双目标体系下的乡村景观风貌规划:概念框架与实践途径[J].风景园林,2017(6):95-104.